

# 忏悔录

下册

〔法〕卢梭著

商务印书馆

<http://www.ep.com.cn>

ISBN 978-7-100-06847-5



9 787100 068475 >

(上、下册) 定价: 61.00元

# 忏悔录

(下册)

〔法〕卢梭 著

李平沅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忏悔录(上、下册)/(法)卢梭(Rousseau, J.)著;李平  
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6847-5

I. 忏… II. ①卢…②李… III. 自传体小说—法  
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096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忏 悔 录

(上、下册)

[法] 卢 梭 著

李平泓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847-5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张 27% 插页 4

定价: 61.00 元

# 目 录

## 下 册

|           |     |
|-----------|-----|
| 小引·····   | 361 |
| 第七卷·····  | 363 |
| 第八卷·····  | 454 |
| 第九卷·····  | 522 |
| 第十卷·····  | 637 |
| 第十一卷····· | 711 |
| 第十二卷····· | 767 |
| 跋·····    | 853 |

## 小 引<sup>①</sup>

这几卷书稿，错误的地方甚多，各种各样的错误都有，而我眼下又没有时间再检查一遍，没有时间进行修改。不过，错误虽多，但它们的内容已足以使热爱真理的朋友掌握探寻事情真相的线索，并获得一个根据自己的了解弄清真相的方法。不幸的是，我觉得，我这几卷书稿要想逃脱我的敌人的监视，那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它们幸而落入一个正人君子之手〔即使这个人是舒瓦瑟尔<sup>②</sup>的朋友〕或者落入舒瓦瑟尔本人手里，我不相信我身后的名声就没有恢复的希望。啊，上帝呀，你是清白无辜的人的保护者，但愿你能使我这几卷可证明我无辜的最后的申辩书不要落入德·布弗勒和德·韦尔德兰这两个女人手中或她们的朋友的手中。你至少不要让这两个泼妇看到一个不幸的人写的这份材料，尽管你已经

---

① “小引”二字为译者所加。——译者

② 舒瓦瑟尔(1719—1785)：法国政治家，曾任法王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译者

让这个不幸的人在生之时吃尽了她们的苦头。]①

---

① 方括号[ ]中的这几句话,后来被卢梭划了许多线条删去,但字迹仍清晰可辨。——译者

## 第七卷

(1741—1747)

我虽然早已决心辍笔，但沉默和忍耐两年之后，我又拿起笔来。各位读者，请先别急于评说我不得不再执笔撰文的理由，因为你们只有在把我的书看完之后，才能作出评论。

你们已经看到，我的青年时期是在一种平静而又相当美满的生活中度过的，既无大不幸，也无大喜事。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大部分是由于我虽易激动但又十分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天性难于坚持而易于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驱动才能走出悠闲的状态，而稍一感到厌倦，便又懒怠如初，因此，它使我既无大美德，也无大恶行，经常处于我自认为生来就挺适合的优哉游哉的宁静生活，因而不容许我无论是为善还是为恶而走得太远。

我在后面展示的画面，与以前的画面是多么不同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处处有利于我的天性的发展，而在后三十年，却事事与我的天性发生冲突。在我的处境与我的倾向继续不断的冲突中，我犯了许多巨大的过错，遭遇了许多前所未闻的



不幸,但其间除了没有使我养成坚强的性格以外,也确实培养了许多能给我遭到的不幸带来荣誉的美德。

本书的上册,完全是凭记忆写的,因此必然有许多错误;而下册也要凭记忆来写,其中的错误说不定比上册还多。我美好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既宁静而又淳朴的环境中度过的。当年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使我不断地时时回忆。然而,人们即将看到,对我后半生的回忆,我心中的感受是多么不同啊。再回忆这段时间的往事,那等于是让我重新再遭受一次痛苦。我不能拿痛苦的回忆来增加我现在的景况的艰难。我要尽量避免;我这种想法是对的,所以使我在需要回顾往事时,有些痛苦的往事就回忆不起来了。易于忘记痛苦,这是上天在命运使我陷入痛苦的泥淖时给我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让我单单地只回忆那些愉快的事情,因而抵消了我只往坏处想的想象力,没有把未来只看作是一片漆黑。

为了弥补我的记忆力之不足和提示我如何写作本书而收集的材料,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唯一能依靠的忠实向导,是我有线索可循的一系列感情;它们给我的人生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通过我的感情,便可以推知我这一生遭遇的事情的原因和后果。我很容易忘记我的痛苦,但我不能忘记我的过错,更不能忘记我的美好的感情。对我的过失和美好感情的回忆真是刻骨铭心,是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消失的。我很可能遗漏一些事情,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说成是在那里发生的,也可能把时间弄错了。但是,对于我深有感触的事,对于我的感情驱使我去做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弄错的。

我要在书中讲述的，主要是这些。我这本《忏悔录》的目的，是要人们准确了解我这一生在种种不同的境遇中的内心感情。我向读者许诺的，是我的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记述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的材料，只需像我迄今所做的这样反躬自问、吐露心声就行了。

幸运的是，我从一个信函抄录本里找到了一些记录这六七年间发生的事情的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迪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截止于1760年，包括了我在退隐庐居住以及我和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不断争吵的整个时期。这段时间是我一生最难忘怀的；我的种种不幸的根源都是在这段时间开始的。至于比较近期的一些信件的原件，我手中留存的已为数不多，所以我没有把它们抄录在这个本子里，以免分量过重，无法逃脱我的那些阿耳戈斯<sup>①</sup>式的敌人的觉察。不过，当我觉得它们能提供某些情况的时候，不论它们提供的情况对我有利或不利，我都会把它们转录在这本书里。我不怕读者指摘我不是在写《忏悔录》而是在写自辩书。当事实为我申辩的时候，谁也休想我不说实情。

本书的下册，只是在如实讲述事情的经过方面与上册相同，而它之所以显得写得比较好，是由于它讲述的事情非常重要；除此以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如上册美。上册是在伍顿和特里堡写的，当时的心情怡然自得，非常愉快。我所回忆的往事件件都给我带来新的欢乐；我愈回忆它们，便愈感到新的乐

---

<sup>①</sup> 希腊神话故事中的百眼神。据说，在他的一百只眼睛中，有五十只眼睛昼夜不停地总是睁着观察周围的情况。——译者

趣。我可以无拘无束地谋篇布局、斟酌词句，直到把文字写得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子已经衰退，几乎不能工作了，因此，下册的写作是勉力为之的，心中是怀着无限忧伤的。文中记述的全是灾祸和一些人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全是令人痛心的往事。我本想把我要讲的事情全都埋葬在沉沉的黑夜里，然而，由于有些事情又不由我不说，所以我在写下册的时候不能不躲躲藏藏悄悄地写，不能不要花招示人以假象，自甘堕落地做出一些我生来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头上的天花板有眼睛，房间的四面墙壁有耳朵，再加上我周围都有密探和心怀恶意的监视人，所以我时时感到不安、心绪不宁，把断断续续想说的话匆匆写在纸上，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细心修改和润色了。我当然知道，人们之所以在我的周围设置无数的屏障，是由于他们害怕真理会从某个缝隙透露出去。我应当怎样做，才能使真理穿过他们设置的屏障呢？我想过一些办法，但成功的希望甚微。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写出动人的文字，给它们加上引人入胜的色彩，那是何等的艰难啊！因此我要把话说在前头：凡是已经开始阅读本册的人，我无法担保他们在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不感到腻烦，除非他们真的想了解一个人和真诚热爱正义与真理。

我在上册写到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动身去巴黎就搁笔了。不过，我的身虽往巴黎行进，但却把我的心留在了夏梅特，在那里建立了我最最后一座空中楼阁，打算有朝一日把我获得的钱带回去交给我那头脑重新清醒的妈妈。我已经把我那套新的记谱法看做是一笔准可到手的财富了。

我在里昂停留了些时间，一是为了去看看朋友，其次是想

请人为我给巴黎的熟人写几封介绍信，再则是想把我随身带的几本几何学的书卖掉。马布里先生和夫人见到我，非常高兴，并请我吃了几次饭。我在他家结识了马布里神甫，还见到了孔狄亚克神甫（我和他是早已相识的），他们都是来看望他们的兄长的。马布里神甫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其中有一封给封特奈尔先生，另一封给克吕斯伯爵。我同这两位先生相识以后，交往得非常愉快；尤其是封特奈尔，他在去世前一直同我保持很好的友谊，并在他和我促膝谈心时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指导，可惜我没有完全照着他的话去做。

我又见到了波尔德先生。我和他已相识很久了，他曾经非常热心地多次帮助过我。这一次，他依然是那样的热心，帮我把那几本几何学的书卖掉了，并亲自或托人给我写了几封带到巴黎去的介绍信。我又见到了地方长官先生；我此前是通过波尔德先生和他相识的，后来，通过他，我又认识了黎歇留公爵。现在，公爵正在里昂，于是，巴吕先生领我去见他。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到巴黎之后去见他。后来，我真的去看了他几次，不过，和这样的大人物（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交往，对我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

我还见到了音乐家达维。在我有一次旅行遇到困难时，他曾经帮助过我。他曾借给我（或者说送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常常见面，但我一直没有还他，他也没有问我要。不过，我后来也送了他一件礼物，其价值和他那顶帽子与几双袜子差不多。如果这里讲的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是可以把我讲得更好一些的；可是这里讲的是我实际做的事情，唉，在性质上就不一样了。

我还见到了慷慨大方的佩里雄先生。这一次，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种豪爽气魄；他像从前给文雅的贝尔纳付马车费那样，也替我付了马车费。我也见到了外科医生帕里索。这位医生的确是一个顶好的好心人；我还见到了他供养了十年的可爱的果德弗瓦；这个女人并无他长，只是性格温柔和心地善良；无论是谁，只要一到她身边，就不会不喜欢她；一离开她，就不会不思念她。那时她已到了肺病晚期，不久以后就去世了。观其友便知其人\*，此话的确不虚。只要你见过温柔的果德弗瓦，你就知道好心的帕里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对于这几位好友，我都心存感激之情，可是后来，我把他们都淡忘了。其中的原因，绝对不是由于我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一贯的疏懒成性（这往往令人看起来是忘恩负义）。他们对我的帮助，我从未忘记，但我认为今后用行动来报答他们，比不断用书信感谢他们要好得多。勤写书信，这是我力所不能之事。而我一疏于音问之后，便感到羞愧，不知道如何弥补我的过失，因此愧上加愧，就索性不写信了，于是与他们音信杳无，好像把他们全都忘记了。帕里索和佩里雄对此并不介

---

\* 除非他当初在选择朋友的时候就选择错了，或者他所喜欢的人后来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而改变了性格（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人们刻板地理解这条“观其友便知其人”的法则的话，人们就会按苏格拉底的妻子克桑迪普来评判苏格拉底，按狄戎的朋友卡里普斯来评判狄戎。这样评判就荒谬绝伦、大错特错了。此外，人们切不可用这条法则来评判我的妻子。是的，她的智力之有限和上当受骗之容易，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但就她的性格而言，她的确是一个非常淳朴、善良、没有一点儿坏心的女人。她值得我的衷心敬爱；在我有生之年，我将永远敬爱她。

意，对我依然如故，而波尔德则不然；二十年后人们将看到一个有才学的人以为被人忘怀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将如何寻求报复。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忘记一个可爱的人。我又见到了她，心中感到十分高兴；她的身影在我心中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记忆。这个人是我在上册中提到过的赛尔小姐；后来，我住在马布里先生家里时，又再见到过她一次。我这一次到里昂，有许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和她见面的次数就比较多了。我对她动了心，而且很强烈，我有理由相信她也不会不动心的。但是，由于她对我那么真诚，使我反倒不敢产生滥用她的真诚的念头。她没有任何家产，我也身无长物，我们的境况太相似了，所以不能结合，何况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办，因而根本没有想和她结婚。她告诉我，有一个名叫日勒弗的年轻商人似乎很喜欢她；我在她家见过他一两次，人挺老实的，大家都说他是老实人。我相信她和他结合一定会很幸福。我希望他赶快娶她（后来他果然娶她了）。为了不影响他们纯真的爱情，我决定赶快离开里昂，我衷心祝愿这个可爱的人婚后的生活美满幸福（唉！可惜我对他们祝愿的幸福在世上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后来听说，她婚后两三年就去世了）。我一路之上都对她的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我感到，而且以后每一想到她都会感到：为义务和美德而做出牺牲固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种牺牲在心中留下的甜蜜回忆，就是对我的最好的补偿。

我上次到巴黎，看到的大部分是它糟糕的一面，而这次到巴黎，看到的大多是它漂亮的一面。不过，我所住的旅店不在

漂亮之列。按照波尔德先生给我的一个地址，我住进了离索尔邦神学院不远的科尔迪埃街的圣冈丹旅馆。乱糟糟的街，乱糟糟的旅馆，乱糟糟的房间。然而，在这个乱糟糟的旅馆里，却曾经住过许多有才学的人，例如格雷塞、波尔德、马布里神甫、孔狄亚克神甫和其他一些名人。可惜的是，这些人我一个也没有见着。我在旅馆里认识了一个名叫博纳丰的先生；他是一位小乡绅，腿有点瘸，好争论，说起话来爱咬文嚼字。通过博纳丰的介绍，我认识了罗甘先生（现在，在我的朋友当中，就数他的年龄最大），通过罗甘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以后还要多次谈到他。

我是1741年秋天到达巴黎的。当时我身上只有十五个路易，除此以外，就是我写的喜剧《纳尔西斯》和我的新的音乐记谱法；这些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因此，我必须抓紧时间，用这两样东西去打开一条出路。我赶紧取出我带来的介绍信。一个五官端正又有点才能的青年人来到巴黎，一定会受欢迎的。我受到了一些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我虽然热情，但不给我实际的帮助。在带着介绍信去会见的人当中，只有三个人对我有用处。这三个人，一个是来自萨瓦的绅士德梅桑先生，他当时是王室侍从，我看出他是莎丽妮安公主的宠信；另一个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博茨先生，是国王勋章局的司库；第三个是耶稣会教士卡斯特尔神甫，他曾发明一种表音管键琴。除德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是马布里神甫介绍的。

德梅桑先生有鉴于我急需人帮助，便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他是波尔多法院的院长，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个是勒翁神甫，他当时住在索尔邦神学院，是一个很

可爱的年轻贵族；他以诺汉骑士这个称号在上流社会出过一阵风头之后便英年早逝了。这两个人都曾经脑子热过一阵想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聊补我行将花光的钱袋。勒翁神甫和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想让我当他的秘书，但他并不富裕，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推辞了，因为这点钱实在不够我吃住和其他花销。

博茨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他爱有学问的人，他本人也有学问，只不过稍微有点儿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是像他的女儿，长得光艳照人，身材娇小。我在他们家吃过几次饭，再也没有什么人是像我这样在她面前显得一副笨相和羞相了。她举止大方，而我却十分羞怯，一举一动都令人好笑。当她把菜盘送在我面前时，我总是羞羞答答地用叉子去叉一小块菜，如此接连几次以后，她只好把菜盘交给她的仆人送在我面前，她自己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在笑我。她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乡下人并不真的是一个草包。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沃穆尔先生，雷沃穆尔先生在每个星期五研究院务会的日子都要来他家吃午饭。博茨先生把我想将我的音乐改革计划提交科学院审查的想法告诉了他。雷沃穆尔先生代我提交了我的计划，并被科学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雷沃穆尔先生把我领进科学院，并向在场的人作了介绍。就在当天——1742年8月22日——我荣幸地在科学院宣读了我的论文。尽管这个名气很大的科学院的确是十分庄严，但我并没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显得拘谨；我从从容容地宣读了我的论文，并回答了所有的提问。我的论文很成功，并得到了好评；这既使我吃惊，也使我感到飘飘然。真没有想到科学



院的院士们也承认一个不是科学院的人通晓音乐。负责审查我的论文的院士是麦朗、埃洛和弗什三位先生。他们固然都是饱学之士，但没一个是真正懂音乐的，至少懂的程度还不足以审查我的计划。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而且非常吃惊和深信不疑地发现，虽说学者们的偏见有时候比其他人少，但他们一旦有了偏见，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固执地坚持他们的偏见。尽管他们的反对意见大部分都软弱无力和不正确，尽管我回答问题时显得胆怯、措辞欠妥当，但我提出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使他们真正听懂了我的话，没有一次使他们感到满意。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草率态度简直使我惊讶到了极点。他们夸夸其谈，还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就对我进行反驳。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搬出一个名叫苏艾迪的修士来，说什么这位修士早就提出了用数字记谱的办法，因此便硬说我的这套办法不是新发明。这简直是胡下结论、乱弹琴嘛，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苏艾迪修士，何况他那套七音记谱法中没有八度音，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能和我这套又简单又方便的记谱法相比。我的记谱法可以用数字记录音乐中的一切标识，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和音值，等等。所有这些，在苏艾迪的记谱法里都是没有的，当然，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第一个发明人，那也是很合适的。但是，那几位先生不但对那位修士的初浅的发明的评价过高，更有甚者，在谈到记谱法的基本内容时，他们发表的意见简直是离题万里、一派胡言。我的记谱法的最大的优点是省掉了变调和更改音符的麻烦，因而可以使同一